

第七回 唐希堯忍苦時遭惡姪生磨 昌天佑無心中救親人落難

詞云：

無端落空，已變成雛鳳。何事又隨風送，要作梅花三弄。搶來奪去驚魂，只愁別樣乾坤。到得識燈是火，方知落葉歸根。

右調《清平樂》

話說端居在官船，職雖小，法度一般。衙役就稱李氏為奶奶，端昌是公子。一路上興興頭頭，往長江進發。不多時，平平安安到了新喻縣。早有學中衙役接入學中。次日行香謁廟，先見了縣尊以及同僚，又吃了同堂酒，又受了諸生贊見之禮，也忙了數日，方覺清閒。遂收拾書房，要教訓端昌。不期端昌果然不消苦讀，是書一覽即知。端居知其資性不凡，只教他三、六、九作文，其外聽他而已。又自家揣度，年紀漸長，於時文一道，恐怕不合時宜。凡有諸生月課文章，倒叫端昌評論，以定等次。諸生無不悅服。俱稱說端老師衡文不差。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這日唐希堯送了兒子唐昌進場，自己歸家。看看過午，遂對趙氏說道：「兒子場中辛苦，你可收拾下些飲食，等他回來吃。」趙氏只揀他平日喜歡吃的，收拾了幾件等他。不期等到傍晚，還不見回來。唐希堯道：「想是今日宗師出了難題目，故此孩兒回來遲了。」遂走進走出，在門首不住的觀望。又看見那些進考的童生，不住的經門前走過去了，獨不見唐昌回來。唐希堯等得心焦，只得同了兩個小廝走到學道前來，立在路口，逐一去看，只不見唐昌出來。

看看漸晚，衙內放炮掩門。又不一時，衙門前靜悄悄的起來。唐希堯道：「想是我們眼花，錯過去了。只怕他此時在家連夜飯都吃過了。」遂轉身回來。到了門邊，只見大門尚開著，黑影裡趙氏同著家人媳婦立在門前。唐希堯連忙問道：「孩兒回來了嗎？」趙氏道：「沒有。」唐希堯著慌道：「他往那裡去了！」趙氏道：「想是還在場中哩。」唐希堯道：「我見學道關門，方才回家。怎得還在場中！」一時著急，連忙叫了兩個小廝，各執燈籠火把，去尋了半夜。都回說不見。唐希堯無奈，只得同趙氏進房，一夜不曾合眼。

到了天明，四下著人找尋，並無影響。趙氏道：「莫非孩兒不曾進門去考嗎？」唐希堯道：「豈有此理！我明明送他進學門去的。」趙氏道：「他小小年紀，從不曾出門。路徑不熟，或者錯在人家收著，也未可知。你今快寫招子，著人四下叫喊，或者有信。不然怎了！」說罷大哭起兒天兒地的來。唐希堯也含著眼淚，寫了許多條子，著人往城裡城外去叫。一連叫了數日，絕無一信。趙氏只是哭泣。唐希堯算是無法。

忽一日，唐涂走來，見了唐希堯道：「姪兒聞得兄弟進考，為何不見了？」趙氏即備說前事。唐涂笑道：「一定是他年幼，錯走到臨清碼頭上，被人拐去賣了。總不是自己骨肉！叔叔、嬸嬸哭他何用？自己身子要緊。」趙氏見他話不投機，遂不理他，進房內哭去了。唐涂見叔叔、嬸嬸俱不理他，也就去了。

又隔了些時，唐涂央人來見唐希堯道：「你今令郎消息全無，尊前寂寞。你宗族中所親者，惟有令姪唐涂，算得親枝。他有兩個兒子，何不繼他一子？也可消遣歲月。況無子立姪，古今常理。你若如此想念哭泣，設有不諱，那時爭執起來，就有許多不妙了。」唐希堯道：「我聞立子不如立賢，有驗其前，便知其後。今我姪兒雖係親枝，他為人不端，則非賢可知矣。今他如是，則後之人諒亦不能超群拔萃。與其來家受氣，又不如嚴拒其來。況我今筋骨尚壯，未必就死。唐昌死生，亦尚未有的信。倘日後來家，又將置於何地？願甘孤子，決不受人累也。」

來人見說不入，只得回去細細告知唐涂。唐涂大怒，罵道：「我叫這老狗骨頭，不死在我手裡，也算不得好漢！他將別人的骨血生辣辣扯做自家的嫡親，已顛倒不過。怎今日影也沒了，還不死心！」因又想到：「要他心死也不難。除非如此，如此。」遂央人各處傳言，只說有人看見唐昌死了，遂紛紛的傳來。唐希堯、趙氏無可奈何，只得信以為實，請了幾個和尚招魂立座，夫妻大哭一場。正是：

慢言肉痛生前愛，死後還餘哭泣思。

若論親疏相去遠，此中恩義自家知。

唐涂便日日央人來說，要唐希堯立嗣他的兒子，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鳳儀，同王夫人並小姐在京，為官甚是風憲。只奈他生性剛直，看見中官曹吉祥、石亨等，倚恃奪門功高，權傾中外，排陷忠良。鳳儀一時氣忿，遂會同了十三道御史，合章參糾亨等不法。曹、石有權，遂暗暗矯詔，將鳳儀等下在獄中，著錦衣衛會審，用以極刑。虧了這日，好好一個晴天，忽雷霆交作，大雨如注，城內樹木盡皆拔起，京師震恐，方才有旨赦鳳儀等出獄。

曹石見鳳儀為首，因謫鳳儀為陝西榆林驛驛丞。鳳儀見旨意下了，不敢停留，遂同王夫人、小姐星夜出城赴任。你道這榆林驛是個甚麼地方？原來相近河套沙漠之地，人煙稀少，也沒有城池，也沒有人家，屋宇就是官府衙門，止不過數間草房。如遇兵馬來往，就逃去了。況且這個驛丞，是再無人敢做。驛中接應，止不過是武將、兵丁。若有遲慢，便說藐視軍情，若不送他禮物，便要殺要砍，再沒處伸冤。今曹、石二人恨他之極，不便明明處死他，故將鳳儀謫到此處做驛丞，叫他終不能逃其死。這鳳儀那裡曉得？只說天下地方相同，縱有好歹，也不想到如此。

鳳儀出關，將及一月，看看行到地廣人稀的所在，只得備些乾糧，路上充饑。受盡千辛萬苦。鳳儀對夫人說道：「我受朝廷大恩，除奸去佞，以致忤觸權奸。自分必死，今蒙皇上之恩，又賜我為驛官，真再生之恩也。豈敢辭跋涉之苦。但夫人與孩兒同受此苦，我心不安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老爺怎發此言？夫妻患難相隨，理之當然。若前日一旦不測，妻豈能獨生？今所惜者，女孩兒耳。隨我一場，不能使其安居，而流離若是，我不忍見也。」說罷暗暗落淚。小姐道：「母親差矣。孩兒若無二大人之救，已死溝渠久矣。今蒙父母養育之恩，勝如嫡親父母。有難尚能代償，是所願也。但恨孩兒一小女子，欲代無由。況父親為國盡忠，孩兒若能追隨盡孝，雖死猶香，勝前泯滅多矣。父母奈何姑恤孩兒？豈不視孩兒為痛癢無關之人耶？」

鳳儀同王夫人聽見他如此立志，不勝大喜。故一路雖然受苦，卻三人各自心安，兼程而進。不期一日到了渭城驛，忽見驛丞

男女女，東西奔逃。鳳儀看見有些古怪，連忙叫人去問。俱說道：「老爺，前面有兵馬殺來，去不得了。」鳳儀忙問是甚兵馬，家人道：「都說是黑山總兵克減軍糧，以致兵馬鼓噪，殺了本官。一時作亂，無人鈐來。故四境殺人。居民受傷，因此逃散奔走。老爺也該速速躲避，性命要緊。」

鳳儀、王夫人聽見，大驚失色，忙叫手下尋路躲避。一時人生路不熟，心下慌張，只得隨著這些逃難的百姓亂走。正走之間，忽然塵土飛揚，衝出一隊兵馬，見人就殺。眾百姓發一聲喊，大家齊奔，各人顧各人的性命。一時兒啼女哭，呼爺叫娘，一齊擁擠，早把鳳儀三乘轎子衝做兩截。手下人那裡還顧得，竟抬了兩乘飛奔而去。

不一時，走了數里，漸漸離得遠了。家人方敢歇下腳，前後一看，早已少了一乘轎子。連忙嚷道：「老爺，不好了！少了一乘轎子了！」鳳儀連忙走出轎來，只見夫人的轎歇著，不見了小姐的轎子。及走到夫人轎邊，揭簾一看，夫人已嚇得在轎中牙關亂抖，只是念佛。鳳儀大聲說道：「奶奶不好了！孩兒失散了！」夫人見叫，方醒過來，忽見說女孩兒不見了，大哭起來道：「我那孝順的親兒，害得你好苦呀！」一口氣轉不過來，手腳冰冷。鳳儀連忙叫了半日，方才醒來。鳳儀也不住的流淚，欲叫人回去找尋小姐下落，那個敢捨身去尋？只得罷了。因見此處不是久存之地，遂一齊逃奔，躲至鄉村寄宿。要等平靜了再去找尋，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這鳳小姐的轎子正在同行，忽被逃難之人竟將前面的轎夫擠倒，登時被人踏傷。後邊的轎夫看見抬不動了，也自己要顧性命，遂顧不得小姐，往前逃命去了。小姐在轎中見轎夫逃去，又不見了父母，一時驚慌，只得走出轎來，隨著眾人，也顧不得鞋弓襪小，只顧亂走。怎奈人多，偏走不上。不一時人走完了，只剩他一人在荒野之處，坐著地下啼哭。忽又一陣兵馬趕到，看見是一個小女子，便不殺他，竟將他夾在馬上同行，趕入村坊搶擄。幸喜得這個兵丁，見他年小，人物秀麗，不難為他。遂問他道：「你不是這邊人，為何失散了父母？」彩文小姐將前情說明，方曉得是一位小姐。又知他父親忠臣遭貶，這兵倒也憐他，倒照管他些飲食。兵馬到東，帶他到東，兵馬到西，帶他到西，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這黑山嶺的亂信，早報知周重文。周重文見報，即點起人馬，要來剿平。參謀昌全因說道：「黑山嶺之亂，非攻城掠地之兵。今殺本官，必散在四方擄掠，聚散無定。烏合之眾，今老總台若提一旅之師，沿途得剿即剿，得撫即撫，隨處撲滅，則黑山嶺之勢自孤，傳檄可定。不日功成矣。」

周重文聽了大喜道：「參謀之言，深合我意。」遂帶了昌全一同領兵，沿路撲滅。遂降者降，撫者撫，一處處平復而來。昌全又對周重文說道：「凡軍中投降之兵，有掠民間婦女，不許侵匿，俱要呈送軍前，發遣歸家方妙。」周重文即傳諭諸將：「如有隱匿民間子女者斬。」不一時，這些歸降之兵一一獻出，不敢存留。周重文即審問住處，曉諭居民，著人來認。

不一日，追到了青泥壩地方，早遇著一起亂兵不知死活，上前接戰。早被周重文強弓硬弩，大殺一陣，殺得亂兵東逃西竄，盡將所擄的東西委棄而去。軍士看見，一齊爭取。周重文也禁壓不住，不勝大怒，正要發作。參謀昌全說道：「為將貴乎使兵樂死。若我兵劫擄，必按之法。今敵人所棄，取之無礙。禁之未免生怨，莫若弛法，使彼有樂死之心為妙。」周重文聽了，只得依他。

昌全遂騎馬來觀看，忽一軍擁著一個年小的女子飛走。昌全看見，忙喝住道：「將軍有令，不許帶人！違者即按軍法！」那軍見是參軍老爺發話，恐怕稟知主將，遂棄了這女子去躲了。昌全在馬上看見這小女子，雖有滿面愁容，卻帶三分秀色。因暗想道：「此女必非村流，我不救他，必又被他人所害。」遂吩咐手下道：「可帶這小女子來見我。」

昌全到了軍中，軍士即帶這小女子來見。昌全問道：「我看你像是閨閣嬌娃，似非此處邊野之人，為何失散軍中？你可細細說明父母家鄉，我好著人送你回去。」這女子見問，連忙跪下說道：「小女父親鳳儀，現任當朝。只因忤權譴貶驛官，隨父母到任。中途失散，為亂軍所擄。乞大人收留，以圖後報。」昌全道：「原來是一位千金小姐，失敬了。」便叫請起，小姐站立一旁。昌全道：「小姐令尊，今在何驛中？」小姐道：「是榆林驛。」昌全道：「榆林驛此去尚有二千餘里，路途難行。我今著人送你回去，如何？」小姐道：「回去固好，但前日衝散之時，不知父母存亡，又不知飄流何地。又今路遠，前途難進。今離虎穴，復臨不測之淵。乞大人念同官之雅，曲賜收留。則義薄雲天矣。」說罷淚珠隨下。

昌全聽了，不勝驚訝。暗想道：「這女子年紀雖小，倒有此遠見。」又見他說話伶俐，甚是憐他。又想到：「不如收留為一義女，以娛老景。只不知他心中若何？因說道：「小姐之見，果是不差。要我收留不難，只是我主將軍令森嚴，軍中不許帶領婦女。犯者軍法處之。今我帶你而行，無私而有私，叫我怎處？」

小姐見他推卻不肯帶他，遂悲啼婉轉，珠淚盈腮。昌全道：「也罷！我今有一計可以兩全。你若能認義，拜我為父，方可同行。」小姐聽見大喜，即拜倒昌全身邊，撲地四拜，說道：「孩兒得蒙父親大人，於亂軍中救孩兒一死，此恩此德，實出再生。」拜罷，昌全連忙扶了小姐起來，道：「非我有屈孩兒。軍中不得不如此也。」父女歡然。正是：

道是誤來偏不誤，天心暗裡能迴護。

只思義女拜乾爺，誰知卻是親媳婦。

昌全自認了鳳小姐為女兒，又在軍中到各處去剿撫。不日亂軍悉平。遂叫周重文移檄到黑山嶺去，果然黑山嶺的兵將畏懼，只得將罪過都推在死過的本官身上，隨檄納款。周重文准其來歸，即編入隊中。於是鞭敲金鐙，人唱凱歌，得勝回來。昌全帶了女兒來見杜氏。只因這一見，有分教：

見鞍墮淚，觸物傷心。

不知鳳小姐見了杜氏，又是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